

风景

一个女作家的心灵世界

◎ 冯敬兰 著

生命时光：来去是谁？动静是谁？忙闲是谁？生死来去为了谁？明来去，知动静，了生死，看破放下！大慈大悲常常闪光，无人我相常常觉醒，是非得失常常平静。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只为无边生命度时光。

石油工业出版社





风景

一个女作家的心灵世界

◎ 冯敬兰 著

石油工业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风景：一个女作家的心灵世界/冯敬兰著．

北京：石油工业出版社，2010.5

ISBN 978-7-5021-7710-2

I. 风…

II. 冯…

III. 随笔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.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51131 号

“在日升月落的天地间，我看了又看……”

出版发行：石油工业出版社

(北京安定门外安华里 2 区 1 号楼 100011)

网址：www.petropub.com.cn

联系电话：(010) 64523558
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：中国石油报社印刷厂

2010 年 5 月第 1 版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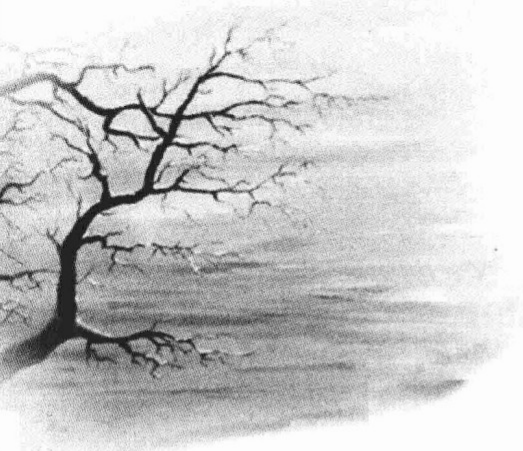
740×1060 毫米 开本：1/16 印张：20.75

字数：400 千字

定价：36.00 元

(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，我社营销部负责调换)

版权所有，翻印必究



自序

写在前面

风景：
一个女作家的
心灵世界

这本书和网络息息相关。

书中大部分篇目来自我的博客 (<http://fengjinglan.blog.sohu.com/>)。博客写作对我这样懒散的人多少具有着鞭策的力量，因此开博三年多以来，竟然写了几百篇，网友点击量也达到了几十万，比我以往出版的作品发行总量多了许多倍。网络还帮我找回了少数旧作，譬如散文《你怎么总是快乐》、《那正是大家风范》，均发表在十年以前，我当时没有电子版底稿，如今可以直接从网上下载。散文《你是否相信陌生人》5年前发表后，虽有《读者》等多家报刊杂志转载，有 CCTV10 频道和中央广播电台播送，但网络上的转载才叫数不胜数，最远流传到多伦多的中文网站，至于博客间的转载，我在几天前偶然还见到。在我这个年龄，文学写作已无功利和金钱的诱惑，自己的文字在网络上传阅，给了我新的快乐。

这本书，虽说是收集了我博客中的部分文字，但并不是简单的连缀和拼凑，每篇都是重新构思，从头写起。这样，博客里那些零碎的叙述就被重新结构成大容量的散文，如《北大荒》、《走，到北纬 60 度去乘凉》、《古北口的陈伤旧痛》等，它们成为一道道连续的风景。

都知道蓝天绿野、高山大川是风景，其实生命从诞生到终结同样是风景。当你展开自己的风景，同时也嵌入了别人的风景。

我的文字，就是风景。

作者



一个女作家的
心灵世界



目录

走在路上

- 北大荒 / 3
- 古北口的陈伤旧痛 / 26
- 二战终结地的秘密 / 55
- 到世界最高的地方去呼吸 / 58
- 在无人之境寻找英雄 / 70
- 让我再看你一眼 / 86
- 春游台湾 / 99
- 边走边想 / 110
- 走，到北纬 60 度去乘凉 / 119
- 日本的厕所 / 143
- 终朝只恨聚无多 / 146
- 天坛印象 / 149
- 爬山 / 151

文人艺事

- 那正是大家风范
- 宗璞印象 / 157
- 你怎么总是快乐 / 169
- 小女子 大情怀 / 175



- 独身女人的沙龙 / 177
精致华美的面人汤 / 181
你去天堂了？瘦谷 / 184
在艳阳天里远去 / 187
夏天的记忆 / 189
生长在毛泽东时代 / 195
最后一枝罌粟
——简论张爱玲 / 199
集结号响在天际 / 228
一品一三绝 / 231
孝
——韩剧中的道德坚守 / 234
因果报应
——韩剧中的主旋律 / 23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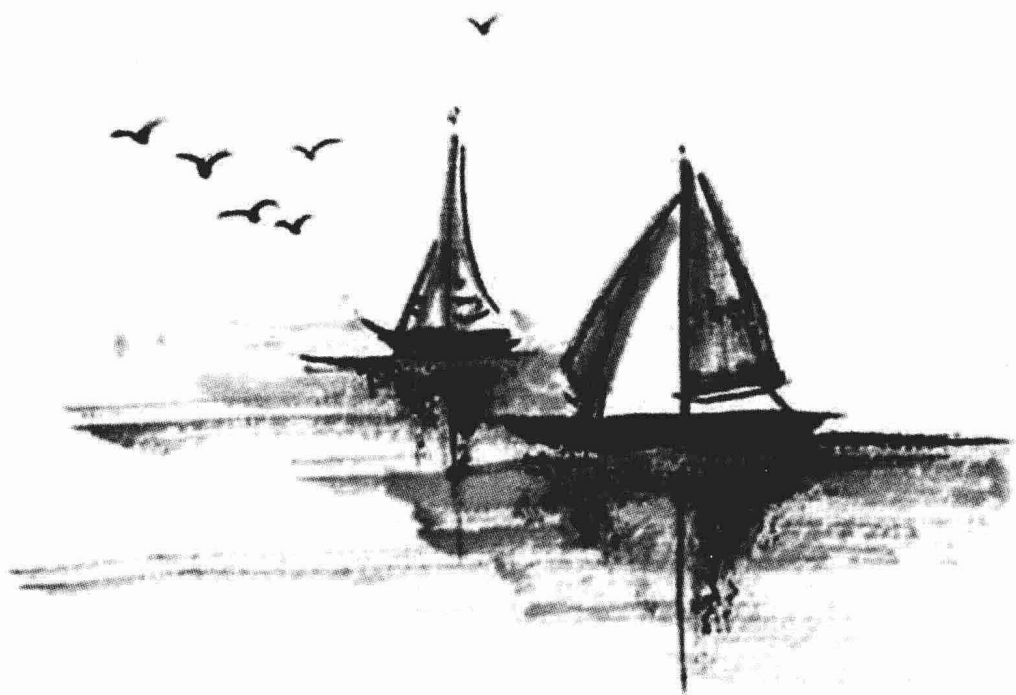
春夏秋冬

- 你是否相信陌生人 / 241
师道 / 244
凭什么我要惯着你？ / 249
想念大白馒头 / 252
生者与死者的温暖聚会 / 254
理想 PK 现实 / 256
同学 / 259
储蓄亲情 / 262
想念纷飞的大雪 / 266
老表 / 268
王三点的快乐时光 / 271
一个人怎样变成了铁人 / 275
难为人母 / 279
缅怀我前世的子女 / 282
母亲的大柿子 / 284

风景

一个女作家的心灵世界

走在路上





北大荒

北、大、荒，听听这名字！

我第一次听说有这么个地方，是在 9 岁那年。一天同院张太太家突然接到电报——那年头私人电报多是报告噩耗，在邻居的窃窃私语中，我懵懂地得知，张先生死了，死在北大荒，特别远，特别冷的大东北，是专门发配劳改犯的地方。我们住的那个院子原来是张先生开的纺织厂，不过十几间房子，公私合营后，资本家张先生被发去了北大荒。张家母女一贯谨言慎行温良恭俭让，张先生死了，她们始终也没有大放悲声。不过，第二天小姐妹俩的眼睛全肿了。

谁能想到呢？几年后，我也去了北大荒。我已经忘了资本家张先生殒命的北大荒，只知道小说《雁飞塞北》里的北大荒，只知道“棒打狍子瓢舀鱼，野鸡飞到饭锅里”，攥一把黑土肥得流油，斯大林 100 号纵横驰骋的那个北大荒。

我

1968 年 6 月 13 日一早，刚过 18 岁生日的初中女生——我，背着书包去

学校，不是去上课，而是去集合，统一坐专列开拔，奔赴遥远的北大荒。我是66届初中生，毕业大考刚过，正在复习中等着升学考试呢，“文革”不期而至。在学校闲呆了整整两年，“文革”初期的革命激情早就变成了无所事事和极不耐烦。今天就要和学校道别了，以后不可能再回来，我的心里却没有一点儿留恋。

“天天不上课，学生不像学生，教员不像教员，这世道咋乱成了这样？”母亲操着一辈子不改的河北老家口音，经常地唠叨，反复地抱怨，有的话如果被他人告发，根本就是“反动言论”。我最不爱听母亲说话，觉得句句不入耳，常常在她数落我时用手指使劲塞住耳朵，看着她嘴唇不断地磕打，声音却变得遥远，我有种幸灾乐祸的窃喜。我是父母最小的孩子，幼年失怙，哥哥姐姐都已成年，母亲带着我艰难地苦捱着日子，对我的疼爱近乎专制，呵护到事无巨细的地步。青春期的逆反心理是那样强烈和不可阻挡，我巴不得到一个母亲找不到的地方，永远不回来。

这是“文革”中积压的老三届学生的第一批毕业分配，听说有保密军工厂、首都钢铁厂、棉纺厂、麻纺厂的名额，最不济还有大集体的西城红卫服装厂。不过，大多数名额是北大荒的国营农场，从1963年起北京就不断有学生被分配到那里。如果想赖在北京，我也有理由，我一直免修体育，同学老师都知道我有青春期妇科病，苍白失血的小脸就是证明。我出奇的消瘦，168公分高，47公斤重，长腿细胳膊，扁平胸，细脖子挑一大脑袋，搁现在这叫“骨感美”，那时同学们没人叫我名字，都叫我“麻杆儿”。我在毕业分配表里只写了三个字：北大荒，我知道写别的也没用。如果我去不了北大荒，没准儿下批就得去内蒙、山西的农村插队。我是没有父亲的孩子，母亲拉扯我的艰辛点滴在心，18岁的人应该自己养活自己了，最干脆的独立就是去北大荒，每月起码有30块钱的薪水！

早晨出门时，我坚决不许母亲和姐姐送我，几乎是跑着离开家门，连头也不回。9点钟学生们准时集合，和我一批去北大荒的同学共120名，都是66届初、高中毕业生。10点钟我们将在北京站和全市上千名中学生汇合，其中有与我们“配对”的35中，我们是女校他们是男校。这一天，这一列火

车，标志着“文革”中北京市中学生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的开始。接我们的大公共汽车来了，是当时北京城里最好的大轿车，前面的两块挡风玻璃特别大，挺像蜻蜓的大眼睛。我们唧唧喳喳地拥上汽车，快乐地挤坐在一起，汽车就鱼贯驶出了校门。永别了，北京师大女附中，永别了，我们的中学时代！

汽车在西长安街开阔的马路上奔跑，经过了西单、六部口、新华门，经过了与新华门隔街斜对的石碑胡同，我的家就住在那里。坐在最后一排的我，下意识地回头张望。我一眼就看见了母亲，58岁的母亲坐在胡同口的花岗石灯座上，正茫然四顾。我坚硬的心哗啦一下就碎了，眼泪急涌上来，喉咙也梗得几乎窒息。我急忙回过身来，使劲吞咽着眼泪，不让同学们发现。那一瞬间的回望刻骨铭心，永远、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里，多年来只要想起，无不泪流满面。母亲生前常说的一句话就是：“你哪知道那几年娘是咋想你的？那是抓心哪！”少年时我把感情粗糙、心肠冷硬当成了坚强，不知多少次伤害过母亲。只有当我做了母亲，只有当我失去了母亲，我才懂得了怎样的想念叫做“抓心”。

那天三十出头的姐姐追在后面把我送到学校，就被我忘到一边去了。等我们到了北京站，姐姐和许多为我们送行的亲人们、同学们，像刚刚参加了赛跑，竟也同时到达！站台上人声鼎沸，在歌声、笑声、哭声和什么也听不清楚的叮咛中，火车缓缓移动了，直接开往北大荒的北京知青专列，离开了北京站。这一去，就是几千里，人生的大幕从此拉开。

记忆里，那时的六月没有现在这么热。火车出了山海关，天气就凉快起来。一日三餐，午餐是大号铝饭盒装好的大米饭、红烧肉，以往从不接触的男中/女中的同学，在一个车厢里同吃同住，度过白天又迎来黑夜。一切感觉都是新鲜的，令人兴奋的，没有挥之不去的离别愁绪，没有对未来的灰心绝望。就像是去远游，是一次下乡劳动，大家唧唧喳喳，说不完地说，闹不完地闹。天亮了，谁喊了一声：该起来了，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吧！车厢里有了骚动，学生领队举着“红宝书”，带领大家向着东方敬祝万寿无疆和永远健康。有人小声嘟囔着：干嘛呀，我刚睡着。又一人惊奇地喊起来：才三点多呀，太阳怎么就出来啦？原来东北的太阳比北京出来得早哇！

经过了许多城市——以前只是从地理课本上看到这些名字：锦州、沈阳、公主岭、四平、长春、哈尔滨、牡丹江……最后，1968年6月15日午后，在黑龙江省东部边陲一个叫“迎春”的小站，我们下车了。我在日记里写道：“下午到达迎春车站，人们敲锣打鼓地欢迎我们，小雨下个不停。卡车把我们拉向四队驻地，黄土公路颠得厉害，我的脑袋不时地和老表的相撞，我们跟摇煤球似的，晃来晃去很好玩。总场欢迎我们的人，脖子上都挂着一个大心，上边写着忠字，我们都觉得很新鲜。”

更详细的记忆也许并不准确，然而却是清晰的。在没有站台的小站迎春，沙土地湿漉漉的，一溜大卡车队列整齐地等待我们。上千北京学生迅速下车，集结完毕，爬上各自归属的“解放”或“嘎斯”，奔向八五二农场——小说《雁飞塞北》写的八五三农场，原来与我们隔着一道完达山。一路上经过了一片片树林子、草甸子和水泡子，满山遍野都是绿，浅绿和深绿交相辉映，乔木和灌木连绵不绝。公路是沙土的，低洼处汪着一坑一坑的雨水。到了六分场境内，车辆已经不多，每过一个生产队，车队就会减少一辆，许多小孩子争相把鲜花扔到继续前行的车厢里。北大荒的人真好哇，还给我们献花呢！我的第一封家信里，就兴奋地说了这事。后来才知道，六月正是草甸子里野花盛开的季节，白的芍药，红的百合，黄的金针，紫的马兰……还有大片大片的矢车菊和蒲公英，满眼全是。

终于，汽车驶进一个聚居点，在一栋红砖大房子前面停稳，小孩子们立即围了过来，看来他们已经等了好久。这个坐落在广袤田野中的生产队，叫六分场四队，以后就是我们的新家了。红砖房子是大食堂，也是全队的政治、文化中心，所有的集会和重要活动，都在大食堂里举行。食堂后面，是成片黑黢黢的茅草苫顶的土坯房，食堂前面，有两座新落成的灰色小房子，分列东西，墙壁是荆条抹泥，房顶是灰色机制瓦，这就是男女生宿舍了。队长老邢浓眉大眼，留着小黑胡子，是1956年集体转业的铁道兵，他有些歉疚地说，这个马架子是临时的，等到秋天，同学们的新宿舍就盖好了。

一些老职工帮着，把行李卸下车，抬进宿舍。一溜大通铺，18个女生依次排开，打开行李卷，支好蚊帐。晚饭是炒韭菜，白面馒头。韭菜碧绿，馒

头比碗都大！吃完饭已经八点多了，天色才渐渐暗下来。没有电，宿舍里点

站记录风向、风速、温度和湿度就行，出纳的主要工作是发工资和日常的资金收支。气象站在大野地里，半夜的查看实在犯难，我既怕鬼又怕狼，虽要有好同学陪着，也止不住心里发毛。出纳的活儿不难，我第一次发工资，从分场领来钱，不懂得要事先点好装袋，而是当场数钱，来一个发一个，好在最后亏得不多，就几毛钱。这些工作都是“业余”，一做完我就上场院去干活。一个月后，小学校开学在即，连里又决定让我当小学老师，立刻着手准备开学的工作。看到同学们天天晒得面红耳赤，衣服后背全是白花花的汗碱，累得不言不语，一头栽在铺上，我觉得自己好像做了亏心事。有天下工后，趁大伙儿去食堂打饭的空当，一个同学对我说：麻杆儿，你知道同学们说你什么吗？你根本就没过劳动关，怎么能当老师？我无言以对无地自容，当晚就去找指导员，坚决拒绝去小学校。1958年转业的解放军前军官，胖胖的孙指导员听完了我不当老师的理由，呵呵呵地笑起来，像哄小孩儿一样拍着我的肩膀说，女同志干会计和教员，是咱们这里最好的工作，队里让你干是对你的信任啊，当然，也看你还小，长得这么单薄，重活你哪干得了？我说我没过劳动关，老头儿说，劳动关可以慢慢过嘛，等你长结实了再大几岁也可以过嘛。

我负责教一年级和六年级。一年级的新生是我挨家挨户招来的，一共30人，最大的12岁，最小的5岁。5岁的小姑娘叫小燕，长得特别可爱，脸蛋上两个小酒窝，天生一副笑模样。妈妈起初不同意小燕上学，才5岁，大名还没起呢，就去上学？我说大名叫海燕好不好？苏联作家高尔基有篇散文就叫“海燕”，她妈妈一高兴，就把女儿交给了我。马德花也是我上门招来的，她是个皮肤白皙的小姑娘，一头棕黄的头发天然卷曲，粉嘟嘟的脸蛋，胖胖的小身子，跑起来摇摇摆摆的，憨厚可爱，像个洋娃娃。马德花6岁多，显然比小燕“成熟”，从我去她家招生的那天起，就成了我脚前脚后的小“跟班”，给我拿粉笔，帮我擦黑板，上课主动举手回答问题，做完作业总是想第一个让老师看。一年后当我辞职不干后，马德花几次跑到宿舍看我，总是追问：冯老师，你咋不教我们了呀？眼睛里满是遗憾和不舍。

开学了，边疆的学校也在百废待兴中。我教的“复式班”有一年级新生

30个，六年级老生3个，是3个老师中学生最多的。没有课本和教学大纲，每天教什么，没人告诉你，全凭自己编。一年级还好说，从1、2、3和A、B、C开始。六年级就很伤脑筋，只能从毛选里挑短文，再编些应用题，算做语文和算术两门。还教体育和音乐，体育就是大小孩子一块玩老鹰捉小鸡，音乐课就是唱革命歌曲。上课了，给一年级讲课时，六年级就抿着嘴笑，像是上边来听课和检查工作的领导，给六年级讲课时，一年级的孩子就大眼瞪小眼。有时看到他们交头接耳，拉起一个厉声问道：“你们在说什么？”小孩子转身指着六年级：“他们说冯老师的外号叫麻杆儿。”真是的，哪里有什么师道尊严？如果看我气急败坏，大孩子反而像家长似的安慰我说，冯老师别生气啊他们不懂事。3个六年级的大孩子都十五六了，我干脆让他们仨做助手，分片包干指导一年级。几个月下来，大孩子虽没长进，小娃娃们却有了不小的收获，会做简单的算术，学会了汉语拼音和一些汉字。当然，也有几个小孩子把字写成蝌蚪文，特别是12岁的那个男孩，幼年得过大脑炎，他总把一个字分开写在两个格里，愣把中文弄成了“日文”。

一年以后，我坚决要求去农业排劳动，孙指导员被我闹得烦不胜烦，答应可以考虑我的要求。新学期开学在即，一个晚上，全队在大食堂集中收听毛主席最新指示后，孙指导员再次宣布让我当老师，我嚯地站起来，大声宣布坚决不当老师。老头儿非常恼火，手里扬起上级党委对教师名单的批文，严厉斥责我必须服从命令。散会后，与会者照例集合连夜游行庆祝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，我拦住指导员，和他大吵大闹。第二天，我就被派往农业排劳动。写到这里，我真恨不得抽自己几个耳光。同学中许多是“老高三”、“红五类”、共青团员，而我，出身不好、初中文化、白丁一个，凭什么总是受到“优待”？领导明明是出于对我的爱护，不让我做重活，把最好的工作给了我，我却执拗偏激，蛮不讲理，毫不领情。当我懂得感激和感恩时，那些关心爱护过我的北大荒前辈们，已经下世了。

转眼到了1970年，已经整编为“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”的北大荒各国营农场，按照上级指示将开展“一打三反”（打击反革命，反贪污、反浪费、反投机倒把）运动，从基层抽调知识青年参加工作队。春节刚过，地

里没有活，每天半天政治学习。排长让我们班抽一个人参加工作队，曾经批评我没过劳动关的那个同学说，让麻杆儿去吧，她能写，算盘打得也好。大伙儿说，行！麻杆儿去吧。第二天，我就带着铺盖卷去了团部（总场），从此离开了我的连队和我的同学们。

工作队起用了大批“文革”中靠边站的干部，都是1958年转业到北大荒的军官，不少人打过仗、入过朝，刚届中年，在我眼里，他们就是北大荒的头脑和智库，也是我的良师益友。也许因为我在北京最好的女中接受过一流教育吧，童子功好，什么都知道一点，也有一定的能力，他们都很欣赏我。运动后期，我被留在团部直属商业连当文书。商业连统管全团的商品批发、零售、收购和其他服务业，在物资匮乏的年月里可以说是最好的单位了。文书负责管理文件和职工档案、户籍，协助领导处理各种日常事务，是个重要岗位，我出身不好又是白丁，连想也没想过会让我当文书。老连长李振奎是解放战争中在河北家乡入伍、1958年转业到八五二农场的正营级军官，他对我是否团员，出身怎样并不看重，充分给予了我信任和尊重。看我能写会画，有一点雕虫小技，特地让工人把单位门口一块几米长的墙壁抹平涂黑，任我写写画画。我把黑板报办成了一个小杂志，每当更换新的内容，都会引来很多人看，成为商业连的文化窗口。

当时党团组织的发展工作已经恢复，对我家庭出身的函调如石沉大海，入团问题迟迟不能解决。不久，商业连老指导员病逝，来了新指导员，是从1966年集体复员兵中提拔的干部。可以感觉到他不喜欢我，我也不喜欢他，嫌他总板着脸，屁股又沉，老连长那么忙，他却整天坐在办公室翻报纸，真够没眼力见儿的。有一次，从边远的三分场来了一个小伙子，进门就找领导“批奶粉”，说小孩出生20天了，奶不够吃，天天饿得哇哇哭。奶粉是紧俏物资，批准权限在连领导。指导员慢条斯理地盘问人家孩子出生几天了，为什么奶水不够……临了说：“嘿！我告诉你个好办法，不用喂奶粉。”人家急忙问喂啥呢？他说：“喂苞谷面糊糊，准保让你孩子长得结实。”那个小伙子急了，说刚出生哪有喂这个的？指导员严肃地说：“我小时候家里特穷，就喝苞谷面糊糊，哪有奶粉？”那个小伙子再三央求，指导员也不松口。人家走后，